

彈性外交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

羅石圃

泰國外長他納，于本年二月下旬，先後在曼谷、東京表示：「泰國願與中共會談，討論東南亞和平安全問題」（註一）。在此以前，有非總統馬可仕發表「將被迫與北平建交」的談話（註二）；在此以後，馬總理拉曼，亦聲稱「如中共不干涉其內政，馬願與北平建交」（註三）。這是否顯示各國外交將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向？還是另有作用而
言不由衷？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一 疏美聯俄外交路線的由來

外交，在共產黨的解釋：是「用口用筆而不用鎗炮的戰爭」。因而在戰爭時的外交談判，他視為開關另一輔助戰場，使用心戰、統戰，用以懈怠對方的戰鬥意志，離間敵對陣營，讓自己從容準備，乘隙發動攻勢而獲取意外的勝利。西方人把外交看成交易，所以為本身的利害，無所謂榮辱敵友以及對盟國的道義責任。至于對盟國協防戰爭的外交談判，更視為委託貿易，在急于成交的情況下，雖犧牲血本，亦在所不計。當越南戰爭付諸和談時，亞洲人無不瞭解這是美國將越南送上刀俎，而美國姑息主義者，且美名為「彈性外交」。

巴黎和談將近一年的歲月裏，並沒有減少美國對越戰的負擔；但卻大大減低了東南亞反共國家對美國防堵共黨南侵的信心，使各國當政者遭受反對黨攻擊外交政策錯誤的壓力一天天加重，更為蘇俄製造出開擴東南亞貿易與外交的絕好時機。如果此一談判是由蘇俄在幕後竭力促成，美國認為其目的在使和談成功的越共由北平轉向莫斯科，故對結束越戰的要求與美國同樣迫切；那便是大大的錯誤。因為當和談開始——甚至在醞釀時期，蘇俄已被東南亞國家視為替代美國抵制中共南侵的力量，它已收到了契入此一地區之漁人之利。從本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所載：以「蘇修對東南亞的經濟擴張與掠奪」為題一文，便不難看出巴黎和談給蘇俄在東南亞所造成的擴張機會，而北平對此，又是如何的憎恨！

中共對東南亞人民的宣傳心戰，是以「美帝」「蘇修」陰謀聯合「控

制」、「掠奪」東南亞經濟資源，支持各國「反動賣國政府壓迫人民」為主題，煽動人民起而支持所謂「愛國」的共黨武裝鬥爭，推翻「反動賣國」政府。很顯然，它指出了各國共黨的武裝叛亂目的——在推翻現政府，而現政府之所以被加上「反動」「賣國」的罪名，乃由于其親美親俄。雖然嚼過中共苦頭國家的人，對這些煽動並無效果；但沒有與它打過交道國家的反對黨人，即可據此攻擊政府的親美聯俄外交政策，而當政者為澄清中共所加的「向美帝蘇修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誣蔑，祇好聲明並非不願與中共談判或建交，用以應付由美國姑息主義者提出而被東南亞國家短視者認為時髦的彈性外交口號，且藉此表示並不依賴美俄。

二 泰外長願與中共談判言論的另有作用

如果再從泰、馬、非各國當政者發表上項言論的背景看：無不是具有多方面作用的，但都不表示其政府確有與北平建交的企圖——甚至連緩和雙方關係的希望都沒有。就泰國而論：中共「新華社」于本年一月七日宣佈：「按照毛澤東思想指引辦事的泰共解放軍，現已成立最高司令部……」這已經是毫不掩飾的顯示泰共武裝叛亂，是秉承毛共的指示。所以他僥倖理亦于一月十一日，在朱拉農工大學發表演說時，以「中共為泰國頭號敵人」正告國人（註四）。在此緊張情勢之下，決非身為外長的他納表示願與北平談判所可能緩和的，可說明這言不由衷——別有作用。

在泰國歷史上，一向是以彈性外交著稱的：當西方勢力東來期間，由靈活運用西方列強相互牽制而使國家保持獨立；二次大戰時代，又以明投日本，暗通盟國而免除戰禍，所以終變披汶執政期間，面對自由與鐵幕陣營尖銳對立，他的外交政策，始終是明結自由陣營；暗通共產國家。至十一年前，陸軍鑒于泰共在外力支持下的滲透顛覆，已使泰國面臨赤化邊緣，而變披汶又恍于內外共黨所加的壓力不敢採取清共行動，祇得發動政變，重組反共政府，解散國會，停止政黨活動，禁絕左傾言論，採取反共親美外交。由于他儂政府深切瞭解彈性外交，很難用之于慣用地上地下雙層外交路線的共黨國家——尤其是對中共政權。

誠然，他儂政府仍與蘇俄保持着外交關係，這可以說是泰國傳統彈性外交的繼續。不過設在曼谷沙吞路的蘇俄大使館，一直是警衛森嚴，門可羅雀，祇有遇到泰美之間對某一問題發生歧見時，蘇俄駐泰大使便可成爲國務院長座上的佳賓，而美方也就因而曲從了泰方的意見。但蘇俄之所以甘于作泰國對美外交運用工具，也是有其長遠打算的——等候有利時機到來。至去年巴黎和談開始，不顧中越共多方威脅而大力支持越戰的泰國上下，無不對美國由失望而生惡感，又正值泰國籌備大選，開放黨禁，一時曼谷沙吞路蘇俄大使館，已成了黨人出入的熱門地點，泰國國務院亦授權外交部與蘇俄談判泰俄貿易，這便是十多年來，蘇俄在泰國耐心等候的時機終於到來。

親美外交，已成了反對黨在競選宣傳中攻擊執政黨的重大口實，這當然是有利于促進泰俄貿易開展的。而在大選中有實力可與執政黨一較短長的「民主黨」，更明白地揭露其外交路線，是「獨立而與所有鄰邦合作不依賴某一強國」（註五）。接着該黨領導人社尼巴莫之弟——民族晚報社長克尼，于俄大使館醉後回社，聲言俄方願支持該黨競選。泰政府以民衆反對蘇俄出兵侵捷而中止雙方貿易談判，一月三日，俄使館官員在大使館內突遭飛來的鎗彈所傷（註六），這都可以看出蘇俄在泰國是如何企圖乘機展開外交攻勢，而泰政府對它又是如何戒慎恐懼。

一般都認爲俄使館職員所遭的飛來一彈，是中泰共份子給予的當頭一棒，如果大家不否認中共對蘇俄在泰國活躍的嫉恨比泰美關係親密尤有過之；這就應該承認倘泰國與中共有改善關係的可能，蘇俄同樣戒慎恐懼。因此，他納願與中共談判的表示，應該是對蘇俄含有警告它不得在泰境胡作非爲的

成份。何況中共所建的滇寮公路，是以支援泰共叛亂爲主要目標，先前由于美空軍的不斷轟炸而阻其工程進展（註七），而最近俄國爲促成寮共與永珍再組聯合政府，迫美方停止轟炸，致工程進展迅速，這是泰國最不满意美、俄的。我們從他納的談話，正與他儂要求尼克森設法制止中共建滇寮公路的函件同時發表（註八），可見所謂願與中共談判，是針對美俄雙方而言的。

泰國新政府成立後，將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其所需的國外資本技術，以日本最有興趣，但日本資本家因泰國與中共關係日益緊張，深恐泰共叛亂在北平支援下而無法收拾，故遲疑而不敢投資。他納發表願與北平談判的言論，正在他將赴日本的前夕，而在東京又不惜重複而加重語氣發表，可見是含有寬日本資本家之心的作用。再看泰國執政黨副秘書長沙永對他納此一談話的澄清，他本人亦否認在東京談話有願與中共建交的語句，加上泰國國家廣播電台，于三月十五日特以「泰與中共敵對關係」爲題發表評論，指出泰國與中共的敵對關係，絕無改善的可能。（註九）其實他納的談話，也已明白指出泰與中共關係的緩和，並非由于泰國不願。

三 馬、菲各有苦衷

再就馬來西亞總理拉曼發表願與中共建交談話的背景說：馬來西亞定于本年五月十日舉行全國大選，越戰和談與英國放棄遠東防務責任，都是反對黨攻擊政府親英美外交政策最動聽的宣傳主題，其實這也是馬政府對英美最不满意的事。加上大馬年產樹膠約一百萬噸的主顧，除蘇俄年銷二十萬噸而外，中共也年銷十萬噸（註十）。加上大馬僑商衆多，中共以貿易爲羈縻的僑商，在商言商，難免希望擴展對大陸貿易，何況中馬共潛伏份子從中鼓動，將彈性外交解釋爲不分敵友——普遍與鄰國建交。

本來拉曼從去年起，在外交路線上即已採取了彈性政策。去年一月，派副總理拉普克訪問莫斯科後，三月間，馬、俄雙方即宣佈建立外交關係，接着又與保加利亞建交，本年二月廿五日，蘇俄外貿部長巴托利雪夫訪馬，至三月三日始行離去。從新華社對此一消息的報導中充滿了嫉恨攻擊的詞句（註十一），作爲北平傳聲筒的馬共份子自然要鼓動馬人多方攻擊，給反對黨批評政府外交政策新的題材。拉曼發表「馬來西亞願與中共建交」如其不干涉大馬內政」的談話，正是蘇外貿部長訪馬期間的三月二日，可見其間含有平

衡對內事齊事楚爭論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拉曼發表此項談話的先天，馬政府宣佈中華民國駐吉隆坡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記得去年八月二十一日，馬來西亞反對黨——人民運動黨議員陳志勳在議會中提出質詢稱：「馬來西亞在台北設立領事館，而貿易比不上北平……」拉曼答稱：「台北對我有友好表示，北平卻毫無善意，且有特務在馬圖謀暴力推翻我政府，如建立關係，只有助於特務活動」（註十二）。這已不難想見中馬兩國領事館升格時，必有同樣主張與北平建交的言論。拉曼聲稱願與北平建交——如其不干涉大馬內政，其詞句雖較去年八月在議會中答覆質詢時婉轉動聽，但含義仍是一樣。

因此，拉曼的談話，並非表示大馬將與中共建交，而是對內平息反對黨主張對台北與北平，蘇俄與中共應一律平衡對待的言論，且申明大馬不能與中共建交的苦衷。其對外亦含有警告英美既擬放棄東南亞防務，又阻止其向法國購機以增強空軍力量，將有迫上梁山可能的作用在。至于中共能否放棄馬共而不干涉大馬內政？像當年對緬甸一樣——以影響緬共放下武裝與政府合作的謊言以贏取緬政府的信任，而暗中支持緬共擴大叛亂。但拉曼有此前车之鑑，不會再蹈緬甸的覆轍。何況蘇俄正在警告日本各國不得與中共往來，馬來西亞又那能爭取中共小顧主，而開罪蘇俄這位大顧主？

菲律賓總統馬可仕的言論，主要是對美國而發的，他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馬尼拉記者俱樂部演說稱：「美國新政府將採重歐輕亞政策，亞洲各國人民為自存起見，勢須被迫與中共建立共存關係……」很顯然，這是警告美國新政府不能重歐輕亞的，如果說他這一席話含有對內的成份，也正是根據國內反美情緒而發的。因為菲律賓上下既不滿美國對越戰的和談，更怨恨華盛頓對菲、馬沙巴爭執居于中立地位，為爭取本年十一月大選的選票，反對黨既以反對親美而採彈性外交為號召，馬可仕的此項言論，可能是爭選民的口號，——由菲外長三月卅一日聲明繼續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註十三），便可看出菲律賓並沒有與北平建外交關係的企圖。

四 記取印尼緬甸的教訓

彈性外交，在東南亞各國若干人——尤其是反對黨人，解釋為是無分敵友，應該一視同仁建立外交關係，再從而運用牽掣，其實這與當年的中立外交

有何分別？而各國當政者除採取與民主及蘇俄東歐鐵幕集團雙軌外交而外；對中共的外交關係，則祇作為平衡對內對外的言論，不過這類言論還是有影響的：對各國親北平的共產黨人既可發生鼓勵作用，對自由世界也容易消惑人心。至于對蘇俄及其附庸國家的外交貿易關係的建立與擴展，共產黨的和平政治願與武裝暴力叛亂同樣可怕。

印尼外長馬力克于本年二月廿八日經過曼谷時，正值泰國外長他納發表願與中共談判的談話，他對記者斬釘截鐵地說：「不論泰國如何？印尼決不與中共談判」（註十四），可見此一與中共有過長期外交關係國家的外長，從痛苦的經驗中了解連發表願與中共談判的言論都是有害無益的。此外如緬甸與中共關係惡化後，蘇俄一直表示願予援助，尼溫政府在急切需要軍經外援的情況下，始終不敢接受莫斯科的援助，可見早在二十年前便接受過俄援的緬甸，深切了解吞服糖衣裏的毒藥無異飲鴆止渴。前車之鑑，望各國要借取緬甸、印尼的痛苦教訓。

註(一)見五十八年二月廿一日曼谷英文郵報

註(二)見五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香港星島日報，馬可仕在馬尼拉外籍記

者俱樂部演說詞

註(三)見五十八年三月三日星島日報

註(四)見五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五)見五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六)見五十八年一月四日台北新生報載美聯社曼谷一月三日電

註(七)五十七年十二月六日曼谷世界日報據法新社巴黎五日電：寮共指

摘美空軍轟炸寮共區兇猛程度為前所未見，每日包括B—52轟炸機平均達五—一架次。

註(八)五十八年二月份天主教「漫遊者」雜誌發表史考特專文透露他儂

給尼克森緊急函中要求設法制止共匪建滇寮公路

註(九)：見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曼谷世界日報

註(十)：見五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今日大陸」雜誌尹慶耀著「匪俄在

東南亞擴展競爭」一文。

註(十一)：見「新華社」五十八年三月五日訊

註(十二)：見五十七年八月廿二日星島日報載法新社吉隆坡廿一日電

註(十三)：見五十八年二月廿一日中央社馬尼拉合衆社電

註(十四)：見五十八年二月廿八日曼谷世界日報